



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

第二个太阳

刘白羽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个太阳/刘白羽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7 重印
(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

ISBN 7-02-002599-4

I. 第…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230 号

责任编辑:杨 柳 许显卿 王鸿谟

装帧设计:李吉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19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3

198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7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10000

定价 20.80 元



作 者 像

通过振语机联系，最末卷一抽枝
 这串飞逝而来，落在那个~~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的妇女身^上。抽枝。
 半晌以后，听到地窝窝里有人响
 了一声，不慌不忙地爬起来。
 这时，陈德文大踏步朝这儿走来
 ，推开围观的人群，站到巴永旺中
 第一排衰弱的人跟前。这个人面色水
 冷，满脸^也有一股暖气。陈德文
 陈德文到朱就说：
 “报告首长！送医院。”
 “好吧，我们一道到医院去。”
 所以如此，因为陈德文什么也没
 有寻找，如果找到唯一一条线索
 ，就是这个妇女口中~~的~~说出“白话”。

作者手迹

突然间，我似乎看见白昼上
又加上了白昼，仿佛万能的神用
第二个太阳把天空装点起来。

——但 丁

目 录

序 曲	1
第 一 章 暴风雨中的急报	2
第 二 章 深沉的大地	19
第 三 章 情深如海	41
第 四 章 心潮澎湃	71
第 五 章 追索	90
第 六 章 两处茫茫皆不见	109
第 七 章 天穹的回响	137
第 八 章 钟声送走多少欢乐,多少哀愁 ...	164
第 九 章 汉江月	186
第 十 章 山洪暴发	207
第十一章 夜露	229
第十二章 永生之门	256
第十三章 湖上风云	279

第十四章	启示.....	299
第十五章	火种.....	319
第十六章	惊雷骇电	332
第十七章	音讯杳然	350
第十八章	曙光在望	378
第十九章	英雄奏鸣曲	397
第二十章	微笑的太阳	427
尾 声		453
附 录	病中答问	455

序 曲

无声的电波在太空中飞逝。亚细亚东方，在摇曳着苍莽长江、飞腾着汹涌黄河的中国大地上，中华民族正在凝聚着一个巨大的突变。这是死亡与新生、毁灭与创造、痛苦与欢乐交替的时刻，仿佛把亿万年的精力集结在这决定的一刻，形成一种迸发的爆力。不过，这时，太阳还沉没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历史受着磨难、生命受着磨难、太阳受着磨难。谁要承受最初一线黎明的欣喜，谁就不得不先通过炼狱的熬煎。孕育才能诞生，呐喊才能前进，熔铸才能创造。谁能不说这一刻才是真正庄严、真正伟大的时刻呢？！无声的电波在太空中飞逝，它召唤未来，它召唤太阳。

第一章 暴风雨中的急报

一列火车向南急驶。其中一节平台车上装载着一辆小吉普和一辆中型吉普。

兵团副司令秦震坐在小吉普司机旁边他的坐位上。

雨水在风挡玻璃上狂泻奔流，

风把雨水旋进吉普车厢里面，

凉渗渗的大雨点扑在秦震的脸上，他的美式军大衣和微微敞开的军装上衣的领口，都淋湿了，雨水聚汇起来，顺着脖颈流注到胸膛上。

参谋、警卫员几次请他搬到后面中型吉普电台车上去，他却断然拒绝了。因为在这种历史转折关头，他宁愿在暴风雨里猛进。这不只由于他平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风餐露宿中度过，一个军人之于大自然，就如同一个猎手之于大森林一样，不论怎样含辛茹苦，都已处之泰然。此时此刻，秦震还有一个特殊的、甚至隐密的原因，就是这次解放北京之后，无数天南地北、相违多年的老战友骤然相见，高兴尽管高兴，可是由于岁月的销蚀，有些人彼此之间，一下不能相认了。秦震虽然面颊还是那样红润、眼光还是那样机敏，不过，仍然有人拍着他的肚子笑谑地说：“你长得福态了！”这对四十几岁的人来说，委实来得太早了一点，可惜，事实如此，他的肚子已经无法掩饰地从军装下微微凸现出来

了。一般人都说这是人生衰老的开端，可是秦震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这点。正由于这个缘故，当参谋、警卫员轮流劝说要他到中型吉普去躲风避雨，他摇手拒绝之后，唇边闪出一丝笑意，——他没有想笑，甚至连觉都没有觉得，但，他确确实实得意地笑了，“……一切都在不言中吧！”他挺直腰板，坐得更牢靠些，甚至将大衣领敞开，让暴风雨直接擂响他的胸膛，在他这非凡的神魄面前，暴风雨仿佛在惊奇地说：“啊！这是一个多么坚强、多么充满青春活力的人啊！”就象无数回闯过枪林弹雨，出生入死，赢得胜利一样，现在这北方大平原上粗犷凶暴的风雨里的急驶狂奔，也给他带来无限壮志、无限豪情。

小吉普的帆布篷，给风兜得象一只巨鸟的翅膀，飞掀扑腾，发出呼喊一般哗哗啦啦的声响。

突然，车窗角上一个小电灯泡亮起来，发出微弱的光线。

秦震转过头，睁大眼睛：哦，是黄参谋。

黄参谋说了声：“首长，中央急报！”随即把一个装电报的小图囊递给他。

这种小图囊比一个小笔记本长一些、窄一些，上面装得有锁，里面装着电报。对秦震来说，自从当指挥员以来，这个东西对他那样亲昵、熟悉，又那样诡秘、生疏。它会带给他欣喜，也会带给他忧虑；它会带给他如期实现的愿望，也会带给他不可预知的悬念。现在，他接过它，沉吟了一下，一只手撩开大衣衣襟，从军装口袋里取出老花镜戴上。打开小皮包，手指灵活地从里面抽出一张电报纸，凑近灯光，看到上面写着：

秦震：

探听黛娜下落，千方百计，设法营救。

周恩来

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

列车在急风暴雨中猛冲，听不清车轮辘辘，只觉得有成千上万种强烈的声音聚成一种轰鸣，震天撼地。

他的目光是微妙的，时而亢奋，时而忧郁，说明他内心急遽的变化。但最终，他的面容为一种明朗而庄严的神色所笼罩。他已经沉湎于深沉回想之中了，仿佛有一股潺潺暖流正在深深透入他的心窝。

二

这天白天，秦震还在北京。中午，得到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要他下午七时到北京饭店一楼东厅参加一个集会。既然是军委通知，这一定是一个重要的集会，可是他不无诧异地寻思：这样的会为什么让我去参加？为什么在我赶赴华中前线之前让我去参加这样一个会？……当然，他自己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这是他非常紧张忙碌的一天。自从前天晚上在野战军司令部领受任务之后，他已经一日一夜未曾合眼。由于面临巨大的历史转折，整个战局即将明朗公开，野战军领导决定派秦震立即赶赴华中前线，掌握前线部队、指挥前线部队，以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骤变。秦震故作轻松地说，“我是打前站的。”但是他确已感到在兵团司令到来之前，他肩上担负的担子是多么沉重。但作为一个老指挥员，他的全部生涯似乎就在不断承受重担中度过，而且担子愈重，愈唤出他那一往无前，全力以赴的英雄气概。凭借着临阵的快感及精心做好准备工作的经验，在这一日一夜中间，他和参谋长一道研究了南下作战的一切具体部署；和后勤部长共同设想了南下作战可能发生的供应困难。余下的时间还

处理了一点私人的事情。比如给远在哈尔滨的妻子写了一封信，又去看望了几个预定要见的老战友，尽管他对战争即将发生的变化守口如瓶，但人们紧握他的双手时似乎都有预祝胜利之意。跟往常一样，当一个重担压在肩头时，他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冷静、耐心、细密。这不只是一个老指挥员的丰富经验，而且已经成为他的一种自然本能。这时候如果需要一团爆炸的烈火，他也能亲自稳妥、准确地点燃、引爆烈焰。每当这种时刻，他的面孔更显得红润，他的目光更显得机敏，他的全身会象朝阳一样精力充沛，意志坚定；这一天一夜中间，他思索着、命令着，一直到疲劳与困倦压倒了他。他要坐下来想想，还有什么遗漏没有？还有什么疏忽没有？不知不觉间，他埋身于那只光滑柔软的黑皮沙发，合上眼睛，沉入了梦乡。过了不知多少时间，他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军委通知他到北京饭店开会。

按照军人的习惯，他决定提前一刻钟，也就是六点四十五分到达北京饭店。小吉普车嘎的一声停在北京饭店门前，他走上台阶，走进那旋转的玻璃门，才突然醒悟过来：这里，他是如此熟悉，他在北平调处执行部工作时，在这里楼上的一间陈设古老的房间里住过，还在翠明庄铺有日本“榻榻米”的房子里住过。那时，他曾经飞赴几个爆发战争的热点执行“调处”，曾经在协和医院为了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了揭露假调停、真内战的阴谋进行过唇枪舌剑、难解难分的斗争。因此，这里的一切，对于他是那样熟悉。他一进门就往东拐，沿着镶嵌了黄色木板的墙壁，踏着红色地毯缓缓走过长长的走廊。

那是一九四六年冬季。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人们总以为从苦水中熬出了头，岂知内战的黑云渐渐又沉重地垂在这古老而又灾难深重的中华民

族大地之上了。

你展开地图看一眼吧！

很多地方都闪烁着燃爆的火花。

一场不可避免的大流血，大搏战，已经无可避免，迫在眉睫。

秦震从几个月的“调处”、“谈判”中愈来愈明晰地看到：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革命的命运，只有通过血与火的战争，才能取得最后的答案。他觉得他应该回到战场上去，指挥千军万马，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决一雌雄。是的，请缨杀敌的日子，又降落在他的眼前，他毫不犹豫，愉快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他认为这才是与民族同生死、共命运的征途。

在秦震连续不断的请求下，他奉命回到东北解放区。当他参加最后一次会议，在谈判桌上与对手进行激烈争辩后，他昂头向门口走去。那个穿着绿色茄克、带着金丝眼镜的美方代表竟主动伸手向他握别，这也许就是所谓西方文明的礼貌吧！有着美国标志的炸弹正在制造着伤亡与悲痛……可是，秦震坦然地跟他握了手，而且露出和蔼的笑容。那个美国人说：

“将军！希望我们不久能够见面。”

秦震从容自若地说：

“我将聊尽地主之谊，陪你畅游全中国。”

他一下转过身来，猛然和国民党的代表，面对面峙立起来。他敏锐地从对方脸上看出狡黠和狂妄的神色，他从心里感到一种不可遏制的厌恶，他的两道眼光利剑一样一直向那人射去。这严峻的几秒钟，是多么漫长呀。象两支剑在格斗。对方渐渐受挫了，败退了，那人的眼神黯然失色。不过，他紧皱着脸皮，还想挽回最终的败局。他似乎经过斟酌，从牙齿缝里吐出一句话来：

“松花江的风雪很冻人呀！”

“不，我倒替阁下担心，人民的血泪会把你们淹没！”

那个人全身战栗了一下，脸孔变得一片苍白。

秦震唇边闪过一种奇妙的微笑，他宽容大度地伸出手和那一只冰冷出汗的手握了一下。他没想到在这一瞬间他竟然哈哈大笑，笑声象炎天的骤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很有节制，很有礼貌，他适可而止地转身走出门去。

“历史真是无情呵！”他想，“这事情过去还没有多久，现在我又回到这里来了。”北京饭店，还是那旋转的玻璃门，还是那分成两面盘旋而上的楼梯，楼梯上还是铺着猩红的地毯。但是曾经令他为之痛心的那些外国男人趾高气扬的嘴脸、中国女人的谄媚的狡笑、美国的香烟和法国的香水味，却永远从这儿一扫而去了。“是的，历史做出了应有的结论。”一刹那间，秦震感到四周黄色的墙壁上似乎发出了回响：

“一切被颠倒的都颠倒过来了。”他的思路在此时打断，他已经来到东厅的门口。

三

秦震抬头一看，他愣住了。他原来以为自己是提前到达的，谁知这间明亮的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使他特别遗憾的，是一些年纪比他大的人竟已抢在他的前面，坐在厅堂中间长桌旁边在等待着了，而他却刚刚才到。

天花板上垂下来几盏大吊灯，无数小巧玲珑组成缨络的水晶片，在许多支灯光照射下，好象成千上万细碎的星光闪闪烁烁。厅堂墙壁装有菲律宾木板镶嵌而成的半截护墙板，四面墙

上亮着壁灯。在这一切光亮交相辉映之下，这个宽敞的雍容华贵的大厅显得十分寂静，庄严的寂静。秦震眼光迅速扫视了一下会场，竟没有看到一个军人，好象大部分是民主人士。他注意到一位头上戴一顶黑色小帽，目光威严，胸前铺撒着一部长髯的老人 and 旁边那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人低声讲了一句什么。后者用一只手拢着耳朵以加强他的听觉，而后点了点头，表情也挺严肃。这一切使得这个厅堂充满盼望、期待的气氛。而谁也不想在这时用声音或动作来打破这凝然的沉寂。就象在手术室外走廊上聚集一群人，但等手术室的门推开一条缝，传出一个声音、一个手势、一个表情来决定大家的命运一样。秦震在这么多老人、长者面前，忽然发现自己竟是如此年轻！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推动他加入这个行列，但他又不敢俨然以平等的身分加入这个行列。他睃巡了一下，找着墙角落里一个皮软椅，悄悄放轻脚步朝那面走去。这一瞬间，曾经出现过的许多问号又升上心头：这样的会为什么让我参加？为什么在我赶赴华中前线进行决战之前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

正在这时，七点整，一个人影在门口出现了。

人们在一瞬之间就认出他来。

也正因为如此，秦震两眼霍地亮起来，他的身躯竟还如此灵活，就象弹簧一样弹跳起来，一个亲切的称呼充溢心间：

“呵，周副主席……”

周恩来穿着一套灰布制服，朴素、大方、整洁，他迈着轻快的脚步径直向厅堂中间走去。有不少人站起来，还有人正要站起来。但周恩来制止了大家。他那在延安骑马骨折过的右手一向习惯地稍稍弯曲着贴在右肋侧，而现在却高高举起，向大家频频地打招呼。他请大家照常坐下，他那浓黑的长眉下，一双炯炯发

亮的眼光，敏捷地扫视了一下会场。全场每一个人都觉得他的眼光曾经在自己脸上停留过片刻。他的整个身姿、容貌，是那样英俊而又爽朗。如果你感到了他的眼光的肃穆、庄严，你也会发现他那几乎不能令人察觉的微笑是那样和蔼、动人。他走到厅堂中间的长桌跟前，站在那里，略停片刻。整个会场立刻变得鸦雀无声。他的口音永远那样清亮，咬字永远那样准确。现在，他用充满炽热之情的语调说：

“同志们！朋友们！我报告给你们一个好消息！”

秦震坐在皮软椅上，目不旁瞬地注视着周副主席。

从到中央苏区以来，他不知见过周副主席多少次，他对他如此敬重、如此挚爱。娄山关、遵义、雪山草地，特别是撤出中央苏区打通湘江那次会面……象一连串电影画面，飞快地掠过脑际。他熟悉他那春风般暖人的微笑，熟悉他那霹雳般惊人的神魄，熟悉他在每一历史转折关头发出的决定性的声音。这一刻，秦震全身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他和所有到会的人一样都屏住了呼吸。

周恩来把沉稳、清晰、响亮的声音提得更高了一些，他庄严宣告：

“既然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再作任何等待。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已经命令我百万大军立即突破天险长江，中国人民结束蒋家王朝统治的时日马上就要到来了！……”

大厅里热烈的掌声顿时象大海波涛一样奔腾回旋。

就在鼓掌过程中，秦震觉得周副主席的眼光，曾经在他的脸上停留了一刹那。他看见了他还似乎向他微微点了点头，他的眼光好象无声地告诉了他一点什么，但他的脸旋即又转向大家，

继续讲话了。

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呀！历史的钟声已经由创造历史的人敲响了。

秦震从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挣扎出来，经历过长期战争中每一灾难时刻。但现在这个大决战与以往的战争都决然不同，富有独特的深意。于是，一种求战的欲望强烈地占据了这个老军人的心灵。他高高挺起胸脯，象接受冲锋任务的战士一样，通常笑咪咪的一双笑眼，立刻闪出威严而锐利的光芒。

——是的，南京指日可下，下一步就轮到武汉了……

秦震的心已经从这个厅堂里一下飞驰到阔别二十余年的南方去了。

此时此刻，秦震多么想跑到副主席身边去跟他握一下手啊！不过，他还是紧紧追寻着一个思念的线索：也许，就是周副主席让军委办公厅通知他来开会的，也许他是有意让他到这里来领受一下这最后决战的深意，也许他是让他到这里来接受打回老苏区的使命。不，周副主席对他那炯炯有神的一瞥，似乎还有更深的含意，好象是与他切身有关的什么事情。由于内心复杂的变化，整个大厅轰动起来之后，他的思绪已经模糊成一片。他记得有位身材削瘦、面目清癯的人，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说：他要亲自到中山陵告奠，一慰中山先生在天之灵；还有一位满头银发的夫人，用激昂的声调说：先生所希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他没亲眼看到这一天，可是他毕生为之而奋斗的就是这一天啊……厅堂中涌起了巨大的热潮。秦震为这浪潮所旋卷、所震撼，他感受到这厅堂里闪烁的灯光、闪烁的眼光，但是，他没法听清人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不过，这里的一切都已经凝聚成为他的信念和力量。